

不能忘却的记忆

——我喜爱张元奇先生的老照片

□ 陈康林

癸巳年七月,虽过立秋,但酷暑不走,其热难耐。双休日早晨,应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、高邮市文联终身名誉委员张元奇老先生夫妇之邀,我冒酷暑去张老先生住地,与其共同回顾他于上世纪五、六、七、八十年代拍摄的老照片上的地点、人物、时间及所反映的事件。近200张旧照,一张张过目,回忆又把我牵回了所经历的一个个事件,见到了许多早已离世的熟悉的面孔,见后令人感慨!许多记忆都在不断翻动的画面中闪过,大脑像是在穿越时光隧道,忽而阴暗忽而明亮,那些曾经的事历历在目。

照片记载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场景,广袤农村贫下中农战天斗地,修水利,溉旱,改造低产田。

照片记载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。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。

照片记载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里下河人民响应毛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”的号召,修建淮河水道工程。

照片记载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兴办了一座座工厂,农村中大搞水利方整化,推广农业机械化。

一张张人物照片,每一张都是一段历史,都有一些故事在其中,单看那些黑白岁月,便能体会到曾经。县委书记赤着双脚,手扶插秧机站立田头;水乡儿女在碧波荡漾的河边就着清水洗衣服;曾经的公社党委书记,后分别走上县级领导岗位的老领导,田头会诊秧苗,检测土壤;全国工业学大庆代表、农机具厂厂长传达全国会议精神……时过境迁,才感觉到老照片留下的回想最多。

虽然岁月如歌而过,但那在张元奇先生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却使我难以忘却。

时至今日,数码拍照随时随地,网络相册更是铺天盖地,瞬间抓拍,数据线上传,几分钟就OK,懒得去影楼冲洗,更谈不上用影集一张张装进相册了。可这些就像吃快餐一样便捷的网络相册里,还能找到那些老照片的回忆么?还能有几代干部群众共筑的亲情么?

时代在进步,生活变得多元化,我还是热爱张元奇先生的黑白老照片,更愿意和张元奇先生夫妇一起翻着一张张老照片诉说当年。

近日,张元奇先生的老照片在盂城驛景区新扩容的“秦邮会馆”展出,参观者众,甚感欣慰。

我的一位同事今年退休了,我们是同事加朋友。退休之后,他深情地向我们吐露出他退休的感受。

他说,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,上班的时候总觉得工作忙,既苦又累,有做不完的事情,上班早下班迟,有时候休息天还要加班,实在太劳累了巴不得早点退休,可真到退休了,心里觉得空荡荡的。

在退休前的那几个月里,他始终没有马上要丢下工作的那种轻松感,心情反而沉重起来,好像还有许多工作放不下。工作了几十年,与领导、与同事们、与本职工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总是舍不得离开那坚守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,舍不得离开那并肩战斗、风雨同舟的领导和同事们。有时夜里在睡梦中脑海里显现出一幕幕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。

他深情地说:人生有无数酸甜苦辣的回忆,更有一幕幕难忘的瞬间。尽管岁月的流逝像奔腾的河流一样,常常能冲刷掉许多回忆。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岁月那么匆匆,还没有来得及听它远去的声响,就要挥手与它做一次道别,好在回头望去,总会有些影子,有些感觉凝成印痕,无法淡去,回想起来,一份从容,一份自信,一份欣慰,更有一份对未来的憧憬。

同事退休了

□ 施正荣

四十多年光阴过去了,弹指一挥间。但他很欣慰,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做着普通而平凡的工作,默默奉献,无怨无悔。现在退休了,退休后没有了工作压力,有的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,便可以凭自己的嗜好去挥洒。他不会抽烟,不爱打牌下棋,不爱高谈阔论,偶尔喝一点小酒,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写文章。

他虽然退休了,但对生活的态度没有变,无论收入多少,无论职务有无,都能坚守真诚、简单的生活信条,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,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。他认为,退休后的日子是人生第二青春,再次定好人生的方向,选好生活的位置,才能过一个健康、快乐有意义的后半生。他不愿意在无所事事的悠闲生活中打发日子,总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,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。他说,人有追求就会活得开心,他退下来后有三个想法:一想还夫人债,帮她做点家务,因为在任时忙于工作,家务几乎都是夫人做;二想还子女的情,在任期间很少有时间过问家庭,现在退休了,让子女全身心投入他们的事业;三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,开发自我,发挥特长,静心读书,写点小“豆腐块”。工作上可以退休,但生活上不能退休,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做一个不甘平庸、始终激情燃烧的人。

沙滩之沙

□ 王三宝

从一马平川上走来,从缓缓流淌的小河边走来。二〇一三年七月的一天,青岛海边,我看到朝思暮想的大海,海风夹杂阳光的腥味,钻进我的鼻孔,穿过我的心胸。痒痒的喉里蹦出一串声音来:大海我来啦。

先前,想到大海脑海里就会闪现出与大海有关的诗句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……古人望月怀古、乐观自信、踌躇满志的情态让我对神秘的大海无比向往。今天我站在海边,遥望水天一色的大海包容我想象中的一切。几十年没有下水游泳的我,脱掉上衣,让海水慢慢浸染我的肌肤。蛙泳、仰泳,短短十几分钟与大海来一个亲密接触,我第一次尝到海水咸涩的滋味。

躺在沙滩上,耳边传来涛声:细切、宏大、清脆、悦耳。身下细小的沙粒,像挠痒痒按摩肌肤,痒痒的;像微风抚摸肌肤,舒舒的;像海浪拍打肌肤,爽爽的。我坐起身,一把沙抓在手里,

由于用力过猛,部分沙从我指隙间漏出。我忽然想起沙漠之沙,同样是沙,在时间的长河里经千年万年,那里的沙每一粒都是渴死的水,沙里包含许多渴望的眼睛、单调沙哑的风声。沙滩之沙,在海水的洗涤下历千载万载,满含鲜咸的水气,让人振奋的涛声。它是海的牵挂,是海一弯金色的眉,一款温润的唇。

放下手中的沙,在一个盛满水的小小沙塘里,我无意间用手一搅,沙转水浑,只几秒钟沙淀水清,这无意的发现让我惊喜。这沙滩之沙原来是经过海水千洗万刷的精灵,是沙之魂。我相信沙天生是纯洁的,由于风的洗礼它沾了尘埃。但它诚恳地躺在海边,让阳光日晒,让海水清洗。即使人为地把它搅浑,最终还是镇定自若,保持一颗纯净的心。与大海相比它是渺小的,但它从不自卑。无论是被大海深情地拥抱还是被大海无情地抛弃,它无怨无悔,保持一个美好的心态,默默想着大海、望着大海,恋着大海,缀着大海。它看得开、放得下,始终把握住自己的角色,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!

臭壁

□ 姚维儒

近日,有网友称,在北京至上海的动车卧铺上竟然出现吸血臭虫,被咬后奇痒难忍。北京市疾控部门随后证实了此事。列车上发现臭虫,说明它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可能。国外近处也有发现臭虫增多的报道。臭虫,这种在我国几近绝迹的害虫,最近又“重现江湖”。

臭虫,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,它几乎伴随了我们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。

过去的“除四害”,臭虫就是其中的一害。臭虫,身体扁平,椭圆形,红褐色,腹大,体内有臭腺,吸入畜的血液。我们这里叫臭壁,有的地方叫壁虱、床虱,顾名思义是躲在墙壁、板缝里吸血的虱子。过去,老房子板壁多,木家具多,木床更适宜臭虫的隐藏。用手抓拍臭虫时有一股难闻的臭味。臭壁就像“游击队狙击手”,不管白天黑夜,有机会就出击骚扰,速度快,枪法准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它们,看不见摸不着,弄得你皮肤红肿,奇痒难忍,心神不宁。

臭壁非常狡猾,夜晚你刚一躺下,它们就活跃起来了,咬得你睡不着觉,怎么办,与它干呗。拉起灯头开关,掀开席子,见到臭壁就狠狠地用大拇指压死它,帐子的顶

角、席边都要细心地寻找一遍。有时还不能解决问题,就干脆把床板掀起来摔几下,见到一只消灭一只,一场战斗下来,大拇指沾满了腥臭的血迹,心情是痛快的,那一夜也睡得实在。臭壁

还欺生。一次我舅爷来我家作客,我与他同坐一样的木椅,臭壁就是咬他不咬我,弄得我很尴尬。人被叮咬后,严重时可能导致皮肤红肿发炎、痒痛难忍。若长期被较多的臭虫寄生,可引起贫血、神经过敏和失眠、虚弱等症状。此外,臭虫也被怀疑是某些疾病的传播者。

臭壁虽猖狂,消灭它的方法却很有限,物理的办法是掀床板、木凳,用针挑木缝,用开水烫;化学的办法是用六六粉、敌敌畏、煤油喷洒。这些方法虽然有效,但是在墙壁木缝坑道里隐藏的臭虫仍无法全歼,逃过一劫的残余分子又会卷土重来杀你个回马枪,咬得你更狠更凶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,我家因家庭困难,更因满床的臭壁,狠心将一张雕花大床卖掉了。说也奇怪,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准备结婚,新制作的家具油漆好了,臭壁也随之无影无踪。我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就感到纳闷,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绝迹,也许是浓烈的油漆味成了它们的致命杀手。

初识桂林山水

□ 葛国顺

初识桂林山水,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绝妙的画卷:桂林的山,平地拔起,千姿百态。城外是连片的,城中也有不少,却不是以山城而闻名的。无论是象鼻山,还是波伏山、叠彩山,在马路尽头突兀而起。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,浏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,然而,桂林的山别有一番奇特。山不高,有树有花有草,登高俯视,全城美景尽收眼底。山有多洞,洞幽景奇,洞中怪石,鬼斧神工。桂林有水,“二江四湖”,著名的漓江穿城而过,素有“山在城中,城在水中”之说。按照采风行程安排,选择了从阳朔到桂林线路,逆流畅游漓江。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,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,却从没有见过漓江的水。船驶出不久,远远地见到一座峰顶悬挂着一轮初日,缕缕阳光从云中穿过,江中波光粼粼。漓江水清澈透明,绿得欲滴。俯首望去,江水流着细细的涟漪,水色晶莹剔透,加之两岸竹林婀娜多姿,与群山倒影交相辉映,令人疑是渐入仙境,真是“舟行碧波上,人在画中游”。如果说北方的山是豪迈、厚重的,那么桂林的山则显得妩媚、秀美。玉女婷婷玉立,巧梳云鬓;望夫崖凝神远眺,深情守候;赶考的书童、跳龙门的鲤鱼、盘旋的田螺、绿洲的骆驼,形态各异,变化万千,令人目不暇接。桂林“四绝”,即:“山青、水秀、洞奇、石美”,在导游娓娓讲述中,入神入化了极点。

站在游览船头,凭栏望去,漓江上烟波浩渺,令我神思不知所往,冥冥之间,在历史的轮回中,我仿佛看到了刘三姐当年对歌的地方,几百年的古树枝繁叶茂,渔舟在水中欢快地游弋,田间人们辛勤地劳作,播撒着收获的希望……

游完漓江,我们忙着去感受桂林的洞奇石美。怀着探险的心理,前往荔浦的丰鱼岩寻幽。整个岩洞横跨九重山,景致甚是特别。入了洞口,小心地追寻着历史的足迹,亦步亦趋,隐隐地听到了溶岩的滴水声,开始是一滴一滴的,渐渐地哗啦啦地一片,似有无数个顽童在游戏嬉闹。偶尔,有的水珠滴入了地下河,便传来一阵悠远而空蒙的古乐声。时而流水潺潺,时而飞瀑扑面,我体会到了李白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意境。金碧辉煌的水晶宫,古老的溶洞经过人工改造,增添了许多绚丽色彩,好似进入蓬莱仙境。岩石的形态更栩栩如生:擎天的金箍棒,似乎在向人们诉说西天取经的坎坷历程;杨贵妃缓缓撩开石幔,观看群芳共舞,妩媚多姿,不禁令人联想起昔日的盛唐繁华;恐龙国里,恐龙“嗷嗷”怪叫,神态怪异,昭示着它们的威武。看着这些鬼斧神工般的杰作,充分展示了大自然的伟大,滴滴水珠,尝尽了亘古岁月的沧桑,雕琢出的如此神奇的景观,凸显了博大与精深。

桂林山水在向我们阐述着一个哲理:持续铸就永恒。世间万物又何尝不是经历了千万年的洗礼成就今日的光彩与辉煌?坚持不懈是击败任何挑战的宝剑。

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

吸螺丝是个力气活

□ 秦一义

有则谜语说:“尖底子,平盖子,里面有碗小菜子。”谜底是螺丝。

螺丝是大家的爱物,许多人都喜欢吸食它。大集体时,生产队安排人下河扒泥,河泥岸上岸不久,泥潭上面就沿了一层螺丝。我们就赤了脚,拎着小竹篮,涉入泥潭拾螺丝,回来后放水盆里养一至两天,待它肚里的泥污吐尽,就可以剪去“屁股”炒食了。

后来,不再有人扒泥了,河里的螺丝照样“沿”上餐桌,可用网子趟,或徒手摸,市场也有卖的,品尝螺丝依然

不难。较难的是吸螺丝。有的螺丝吸得顺滑,嘴猛吸一下,螺米即出;有的螺丝吸它一次不成,拿筷子将螺肉往里捣一下,再猛地一吸,肉也出来了;有的螺丝任凭猛吸,搞筷子,螺肉缩在里面我行我素,不肯露个脸儿。吸螺丝的人将“作气的螺丝”往地上一甩,螺丝啪啪地滚得老远,吸螺丝的人还在生它的气,也有人性子好,将吸不出的螺丝堆放一旁,继续从容地吸食,待碗里的螺丝全吸完了,再用牙签、针等锐器挖另一堆螺丝,照样品尝得有滋有味,并且挖得一个不剩。桌上全是空壳子,将进空碗里,每每此时,有人笑着说:吃了一碗,还是一碗。

我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,吸食螺丝的“螺龄”怕有五

十多年了吧。半个世纪以来,我吸了多少螺丝,不知道;每餐吸食螺丝时,一次性吸出肉来的成功率是多少,不知道;每餐吸掉多少大卡能量,不知道——只知道吸螺丝是个力气活。我的外孙女是不愿意吸食它的,十个螺丝,她吸不出一半,而且,吸食过一次螺丝,她的喉咙要疼好几天呢。这样遭罪的螺丝,谁还愿意吸食它呢!

从单位上退下来了,家里的烧烧煮煮等鸡零狗碎的事儿基本上让我摊上了,免不了也要炒螺丝的。一次炒螺丝,手忙脚乱之中,没有及时往锅里添水,有的螺丝居然在锅里发脾气炸开了,像蚕豆爆裂的声音,立马放水,放作料,烧上几滚了事。想不到的是,螺丝上了桌,他们都说好吸,很少有让人吸第二口的,更不需要用针去挑了。他们还说我有一手,炒螺丝很在行,以后有螺丝就让我炒。

以后炒螺丝,我故意待少数螺丝“开炸”后再放水,放作料,吸食时,果然如前一样地省力。倍感惊喜。一次偶然的“大意”,却结束了家人拼着力气吸螺丝的历史,原来吸螺丝不是个力气活。

看来,“大意”、“失误”之类,不全是坏苗子,有时,还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收获,一次炒螺丝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。